

1977年，楊雲萍從臺大歷史系退休，退休的生活跟以前一樣，他習慣看報、讀書，他在杭州南路的自宅書房，總是一身臺灣衫，戴上半框眼鏡，伏在木桌子上，看清書裡的字，專注研究。途中，一旦遺忘了某段記憶，無法座落記憶的樣貌與時間，他便按耐不住焦慮，拚命呼喚妻子月裡——「媽！」他必須透過月裡每一次的複述，重新座落記憶的實位，一次又一次拾回自己的歷史，安頓身心。

他還記得他們嘗試寫下的新文學。

楊雲萍告訴學生，許多的歷史文獻在時間裡遺落，研究者不可能了解歷史的全部真相，歷史是最靠不住的。也期待臺灣史的青年學者挑戰他。對他而言，每一份挑戰，隱藏鬆動知識譜系的機緣，充滿驚喜的意外。

這些機緣不只刺激、活化他的想法，也讓他感受到活著的力量，是他拒絕服老的證明，也是他最浪漫的「豪奢」。他還在等，等人們開始談起賴和以及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他們所做的一切，絕非毫無意義。

他很清楚，「記憶」本身便擁有撫慰人心的力量。口中的記憶是未來的某一個時間點，存不存在都很難說。即便如此，「記憶」實在太溫暖了，就如他，記憶無數次餵養了他的青春與靈魂。

而他真的等到了那一天。

1994年，楊雲萍88歲，離開臺大歷史系17年了。剛過生日，不足三個月，楊雲萍動身前往新竹的清華大學，參加「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臺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這些年，學生與採訪者陸續拜訪他，總意外他一點也不像老人，靈魂滾燙，更像是躁動的熱血青年。

每一次，有人問他，他的文學生涯從何而起？

要從一列臺北開往土林的火車說起。

他如此回憶，為自己的文學身世一次又一次定錨。



（本文同步刊登於方格子網站）

楊雲萍

楊雲萍（1906-2000）為臺灣史研究巨擘，亦是重要的文學家。中學時期與友人江夢筆合辦《人人》雜誌，為臺灣第一份白話文學雜誌；1932年自日本留學回臺，展開文學創作與歷史研究的生涯，戰後獲聘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精研南明史、臺灣史。

關於觀測員

郭汶伶 街道遊戲閃電布丁的發明人，臺大臺文所碩士。新北永和人，一半閩南，一半大陳血統。論文題目〈臺灣女性長篇小說的政治暴力創傷敘事（1989～2016）〉前陣子採不到野薑花覺得懊惱，這陣子決定在家裡做培根恢復能量。

「真正的戰爭在於生活」 ——尉天驄 《到梵林墩去的人》

| 典藏再現

Tiancong Yu: Life is a Battle

|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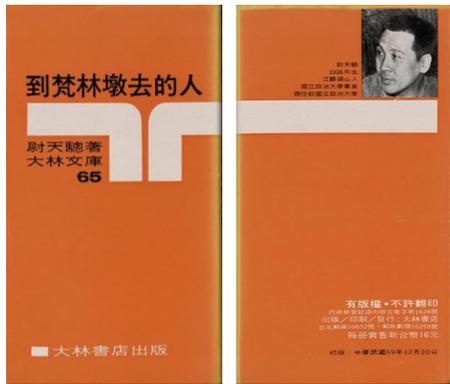


《到梵林墩去的人》由姚一葦收藏，姚海星捐贈，是尉天驄充滿現代主義色彩的小說集。在追求現代又尋找鄉土的1970年代，這部作品為文學論爭史，留下精彩的印記。

文：蕭安凱（臺文館）

圖：臺文館

1977年臺灣曾經發生過「鄉土文學論戰」，這個論戰是關於臺灣文學的寫作方向以及路線的探討，並且涉及「鄉土」在哪裡，是「誰」的鄉土？



《到梵林墩去的人》由姚一葦收藏，姚海星捐贈，是尉天聰充滿現代主義色彩的小說集。全書收錄 8 篇小說，展示現代人的生存處境與困境。

談到鄉土文學論戰，尉天聰是必須被提及的作家，不只因為他在論戰翌年出版了一本彙集論戰雙方文章的《鄉土文學討論集》，也因為在臺灣文學史上，從他主編《文學季刊》起，中間經過《文學雙月刊》與《文季》等系列刊物，內容多採用扎根現實的作品，同時批判現代主義文學，以及強烈的鄉土派立場。因此當有機會親炙他唯一一本，並且是現代主義風格濃烈的小說集時，就不得不讓人格外注意。

典藏在國立臺灣文學館的《到梵林墩去的人》，尉天聰著，1970 年 12 月臺北大林書店出版，由姚一葦收藏，姚海星捐贈，各篇內容的寫作時間大約落在 1966 年到 1970 年之間，也是尉天聰主編《文學季刊》時期，正值黃春明、王禎和寫下後來最膾炙人口的「鄉土小說」，前者如〈看海的日子〉、〈兒子的大玩偶〉、〈籬〉；後者如〈來春姨悲秋〉、〈嫁妝一牛車〉、〈三春記〉等；而彼時陳映真正參與《劇場》雜誌後開始批評現代主義文學憂悒、蒼白的時間點。同一時期，尉天聰卻集中發表充滿現代主義色彩的小說。

《到梵林墩去的人》，收錄 8 篇小說，其以內心獨白、意識流與象徵的手法，或刻畫生命的困境與掙扎（〈大山〉、〈5 點 27 分〉、〈又一個晴朗的日子〉、〈艾玲達！艾玲達！〉），或者企圖向人們揭露真相的不可得（〈微雨〉、〈被殺〉）與理想的不可可能（〈到梵林墩去的人〉、〈大白牙〉）。透過這本書，尉天聰嘗試向人們展示現代人的生存處境。他曾在自序裡這樣說：

西班牙詩人希默耐斯（Juan Ramon Jimenez）說：「有孩子的地方就有金黃的夢。」我們有著金黃的夢，可是我們不能永遠是個孩子。為著生活，一個人不得不去聞時間的霉味，被迫扮演著各自不同的角色。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每個人也就在說著不屬於自己的語言中一天一天變形而失去了自己。

換言之，藉著這部小說，尉天聰想向人們揭示的是：我們每個人將在某個未來的時間，為了生活而困在生活中，並且將會逐漸「蛻變」成卡夫卡《變形記》中那個無法辨識的「怪胎」。

很多年後，在一篇專訪中，尉天聰再度被問到有關《到梵林墩去的人》這本書濃烈的現代主義風格時，他這樣回答：

老實說，我寫這部小說時受了很多劇場、電影的影響，小說裡有一篇〈大山〉，寫老兵的創傷與意識流，但其實戰爭並沒發生，真正的戰爭在於生活——我們都是被殺者，雖然知道誰殺了我們，卻說不出口。

這段話雖然是後來的追敘，但書中各篇的小說人物受縛於某種現實困境是清楚而明白的，因此，「真正的戰爭在於生活」，可說是《到梵林墩去的人》最好的註腳。

不過，《到梵林墩去的人》雖企圖向讀者揭露人的生存困境，但卻沒有出路。這種對生命困境的知識分子式的耽溺，因此被批評為「病態的」。對此，尉天聰曾經這樣為自己的小說辯護：

有人批評我們的作品是病態的，因為它們常使人面臨某種困境。這一點正表明我們的樂觀與健康，因為一個人只有面臨某種困境，才能體認出羅曼蒂克的情緒的蒼白，只有面對自己的弱點，才能撕去自身的「偽裝」，見病求醫。

沒有出路、蒼白與憂悒，是 1960 年代臺灣現代主義文學最為人垢病之處。1970 年代初臺灣的國際政治處境危機，保釣、退出聯合國、日本承認中共等國際事件，刺激了當時許多的知識分子，使他們投身強調對社會現實的關注，與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批評，而尉天聰是其中之一。

在〈我的文學生涯〉中，尉天聰曾說明自己「告別了現代主義」的兩個原因：首先是他發現現代主義文學的寫作「是另一種形式的逃避」，是作家為追求寫作技巧的「情趣」而把人們活生生的現實問題擺在一個架空的世界，並不能真正引起人們對自己所生存世界的反思；第二個原因，是他透過作家楊逵而「發現」了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寫實主義作品關注現實世界與人們生活處境的珍貴。

除了《到梵林墩去的人》，國立臺灣文學館還典藏兩種尉天聰的文物，其一是由夏祖麗、夏祖焯及夏祖葳所捐贈，尉天聰於 1976 年 8 月 4 日致林海音信函，感謝林海音寄贈張我軍的文章；其二是詩人葉笛與尉天聰 1989 年的合照。

1976 年，適逢鄉土文學論戰前夕。此時的尉天聰，已見過楊逵，更從林海音手中接過張我軍的文章，知道張我軍在日治時期曾寫下〈糟糕的臺灣文學界〉，批判彼時臺灣古典詩界在帝國主義統治下沽名釣譽、迎合殖民勢力的墮落。眼看自己所身處的戰後臺灣，在工商業發達的新殖民主義經濟的榮景之下，「以頹廢、敗北、逃避為主



調的現代主義」卻不斷發展著。從對楊逵、張我軍、賴和等日治時期作家的認識，尉天驄因而認為在臺灣有兩種文學類型：一種是反抗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文學，一種是臣服於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文學。

揮別現代主義，是尉天驄人生重要的轉捩點，他日後的文學與文化評論，莫不朝向更為關注臺灣的社會現實與歷史的動向。從一種後見之明來看，《到梵林墩去的人》作為尉天驄唯一的、現代主義的小說集，見證這個人生轉折，更見意義。

《到梵林墩去的人》由戲劇大師姚一葦的女兒姚海星所捐贈別具意義。姚一葦在1960年代曾參與過白先勇、王文興等人編輯的《現代文學》，但他更早就參與尉天驄主編的《筆匯》革新號。透過王夢鷗的介紹，尉天驄數度前往姚家拜訪，但姚一葦一開始總推辭自己在銀行工作不是搞文學的人。而後，當姚一葦讀到陳映真現代主義時期的小說〈麵攤〉、〈我的弟弟康雄〉、〈家〉後，大為開心，開始積極參與《筆匯》、《文學季刊》，甚至幫忙拉稿、校對，發表評論及論文，包括〈到梵林墩去的人〉，從象徵、對比、表現手法分析這篇小說。從那時起，姚一葦時常鼓勵有志文藝的年輕盡情發揮，而他在永和竹林路的家，也成為文藝人時常聚會的場所。尉天驄曾回憶，小時候的姚海星最喜歡坐在大人懷裡玩耍。

雖然鄉土文學論戰已遠，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的論爭已成過去式。但如同《到梵林墩去的人》，儘管尉天驄告別現代主義，但他曾經留下這麼精彩的小說，既是他人人生創作的一部分，更是文學史上珍貴的一頁。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文物捐贈芳名錄 Donors List

本館按文物捐贈入館時間順序，持續於本刊中刊登前一季的捐贈芳名，以記錄各捐贈訊息。另本館亦收獲各作家、學者、出版社、民眾，捐贈臺灣文學相關圖書，充實本館圖書室，嘉惠民眾及研究者良多，本館另致謝函，不在此備載。並懇請各方繼續惠贈。

本季捐贈芳名如下：

捐贈人	捐贈概述	入館時間
高文淵家屬	高文淵相關文物	2021年9月
葉步月家屬	葉步月日記	2021年9月
尉天驄家屬	尉天驄手稿	2021年10月
鍾理和紀念館	施明正畫作	2021年10月
楊智雄	《網溪詩集後編》等圖書	2021年10月
邱家洪	《臺灣大風雲》初版校對手稿	2021年10月
高文淵家屬	高文淵相關文物	2021年11月
楊惠郎	羅秀惠書法作品	2021年11月

LET'S HEAD TO EARTH

一起去地球吧！

西元2140年
在 Bar Mars 火星酒吧裡
訴說著回望地球的故事
乘著文學傳書機
航行687個地球日
感受落雨和文學
風與糖

在書中漫遊 ROAMING IN A UNIVERSE OF BOOKS

4 . 5 8 9 5 ° S 1 3 7 . 4 4 1 7 ° E → 2 2 . 9 9 2 1 ° N 1 2 0 . 2 0 4 4 ° E

國立臺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文學傳書機》1F大廳 HALL OF LITERARY ARTS, 1F 2021.10.09 SAT 開展

《火星與地球距離687個地球日》南門路草地區 THE GRASSY AREA ON NANMEN ROAD 2021.12.11 SAT ~ 2022.01.09 SUN